

隴右方言叢微

李
恭
著

蘭州大學出版社



西北師範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編隴右文獻叢書

隴
右
方
言
發
微

李
恭
著

蘭
州
大
學
出
版
社

封面題簽：顧廷龍

責任編輯：楊效傑

封面設計：談冰玉

張希慶

隴右方言發微

李 恭著

李鼎文 鈕國平整理

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

(蘭州大學校內)

7227 印刷廠印刷 甘肅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7.45 字數111,000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000冊

書號 ISBN 7-511-00058-0/H·2 定價 3.73圓
9402-2

隴右方言發微目錄

黃序

二

自序

五

卷上

釋言

六

卷下

釋訓

一三八

附編

一九九

後記

二三五

隴右方言發微目錄

黃序

自序

卷上

釋言

卷下

釋訓

附編

後記

二

五

六

一三八

一九九

二三五

隴右方言發微黃序

丁卯六月，路君志霄自蘭州西北師範學院貽書壽祺，乞序其師李行之先生所著《隴右方言發微》。憶壽祺與行之相識，在己巳之秋，時年十八，肄業於北平中國大學之文科預科。行之長壽祺十一歲，亦於是秋入中國大學本科國學系。吾二人科屬雖不同，而宿舍相鄰，得以時相見。其後二年，壽祺亦升入本科國學系，雖年級有異，而得共同選修專業課程，於是與行之過從甚密。行之好治文字訓詁聲韻之學，精研《爾雅》、《說文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釋名》、《切韻》、《廣韻》諸書，大為系主任吳檢齋教授及范文瀾教授所稱譽。壽祺略習《易》、《禮》，間學作詩古文辭，吳主任屬望亦頗殷。故與行之益相得：兄事行之，行之亦弟畜之。行之先二年學成歸隴右，主蘭州師範教席。及壽祺畢業，行之約同到蘭師任教，會以事阻，未果。行時乙亥之夏也。是年九月，行之南游蘇州，受業於餘杭章太炎先生之門，并曾為先生整理《古文尚書拾遺》七篇。翌年六月，先生既歿，行之歸隴，復任教於蘭師及甘肅學院，并創辦武都師範。時壽祺憤日寇侵略，初則投筆從戎，受軍訓於南苑，繼則淪陷於北平，終復逃回關中，流離顛沛，遂與行之不相聞問。遠抗戰勝利，蘭

州解放之後甚久，始獲知行之尚健在，仍居蘭師為校長，又曾為甘肅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及蘭州市教育局副局長。方欲函札聯系，商量舊學，而「文革」事起，行之飽受折磨，庚戌之秋，即遽疾長逝。及丙寅八月，壽祺應西北師院之請，到蘭州講學，而行之歿已十有六年矣！行之一生盡瘁於文教事業，作育人材甚衆，雖在行政事務紛繁之際，未嘗一日廢書不從事學術研究，故著述甚富。晚遭世變，未及刊布，致多散佚，今存之稿，尚有《斯文異話》、《文史別記》、《太平天國在甘肅》、《甘肅省、縣沿革》、《目錄學之應用》等，而以此《隴右方言發微》一書，用力為最久且深。原稿分《釋言》、《釋訓》二卷，都凡五百六十七條，皆闡發隱微不顯之言，其所易了，不煩疏通證明者，次於卷末，凡一百五十四條，名為《附編》。行之歿後，其門人李鼎文教授、鈕國平副教授為之整理，繕成清稿，志實與王干一諸君并謀為之影印行世，志學之誠，風義之篤，烏序難已！壽祺觀《釋言》之篇，多單文起義，如以隴語「嗟你來呀」，證明《小雅·小明》「嗟爾君子」之「嗟」之為發聲辭。又如以隴語命辭之詭偽者曰「不成話」，證明其與《三國志·諸葛亮傳》註引孫盛以「話言」為「善言」之訓相合。《釋訓》之篇，要皆重文疊字，

如隴南形容人之垂頭喪氣者曰「裸裸憐憐」，謂「裸裸」即《老子》「儼儼兮若無所歸」之「儼儼」與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「累累若喪家之狗」之「累累」之音稍變。又如以隴右人形容水流之聲曰「活活」，證明其與《詩·衛風》「北流活活」之義相同。訓釋精審若是者，不勝列舉，實皆通方俗之殊語，釋古今之異言，其學術價值之高，讀其書者自能詳之。壽祺既喜故人之學有成，而其羣弟子又能發揚而光大之也，遂草創此序而歸之志霄，吾知志霄與干一、鼎文、國平諸君子必將樂為之討論與修飾潤色也夫！後死友霞浦黃壽祺敬序於福建師範大學之意園，時年七十有六。

隴右方言發微自序

古與今異言，而古言未盡廢也。方國殊語，多存古訓，頗有異有晦，不易見其賡理。通方俗之殊語，釋古今之異言，考古者應有事焉爾。三隴為華夏民族發祥地，不啻故城，文王靈臺，至今使人憑弔。東瀛學人斥為「漢唐遺音」者，其在此乎！其在此乎！雖或戎狄交侵，語有詭變，終未能喧賓以奪主。予屬意於《隴右方言》之作，十七年於茲。每循覽載籍，過有一名一義與隴語有關者，輒隨筆疏記。歲月既積，采獲頗多。今者刪雜爬櫛，繕為《釋言》《釋訓》，鄰凡五百六十七條，分為二卷。題曰《發微》，蓋闡發隱微不顯之言者居多。其所易了，不煩疏通證明者次於卷末，凡一百五十四條，名曰《附編》。廣記備言，其族來哲。匡謬正俗，或裨經籍焉。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，甘谷李恭書。

甘谷李恭

釋言

《論語》：「子貢問：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』子曰：『其恕乎！』」
《漢上易傳》引鄭玄《六藝論》云：「處義作十言之教，曰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離、艮、兌、消、息。」此皆以「一字」為「一言」也。本篇所釋，多單文起義，故名曰《釋言》。「言」之為言「衍」也。今人能操諸舌上者，不能徵於篇籍，故博舉古人之言以疏證之。

嗟

《小雅·小明》：「嗟爾君子，無恆安息。」《說文·言部》：「嗟，咄也。」

《口部》：「咄，嗟也。」均為發聲辭。阜蘭一帶人常用「嗟」為發聲辭，如云

「嗟你來呀」。

訶

《說文》：「訶，大言而怒也。从言，可聲。」虎何切。《新唐書·劉知幾傳》

贊曰：「工訶古人。」今隴右形容怒而大言罵人曰「訶訶」，（如云「訶訶大罵」是也。）蓋重言之也，讀若「喝」。

脩 《顏氏家訓·風操篇》曰：「《蒼頡篇》有『脩』字，《訓詁》云：『痛而諱也，

音羽罪反。』今北人痛則呼之。《聲類》音于来反，今南人痛或呼之。此二音隨其鄉

俗，竝可行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脩，刺也。从人，有聲。一曰毒之。」按「刺戾」

與「毒之」，義相足也。隴右人每逢事有刺戾或罹疾苦，（小徐曰：「毒之，謂疾

害也。」）輒呼曰：「脩」，「下交反」，今俗以「脩」為之。「脩」或作「痛」，

《通俗文》曰：「痛聲曰痛。」（《搜神記》卷十四作「脩」，「脩」為「痛」之

俗字。）《輟耕錄》載：「隴人寇江南，齊聲大喊曰阿瘡瘡。」瘡亦「痛」

之音變，乃乖戾之聲也。幼時聞鄉老述「花門」之變，常用此語。

眈 《說文》：「眈，多白眼也。从目，反聲。」今隴右人謂發怒轉目曰「變眼」，

「變」應作「眈」。（《字林》：「眈，匹姦反。」）

覷 《漢書·張良傳》：「良與客狙擊秦皇帝。」師古曰：「狙謂密伺之。音子豫

反，字本作覷。」《說文》云：「覷，親覷也。」又云：「親覷，關覷也。」渭

水流域謂關覷為「覷」。讀作「眈」，（是由魚部轉入幽部矣。）俗或以「眈」

為之。渭水流域俗讀「蛆」為「次候切」，音「贅」，亦此類也。《揚子方言》：

「自關而西曰索，或曰狙。」渭水流域俗讀「蕭索」（寂寞）之「索」音如「墨竿」之「竿」，「狙」，「索」，「竿」，均魚部字。

覲

《說文》：「覲，察視也。讀若鍊。」隴南轉讀「庵」。

𦣻

《說文》：「𦣻，以鼻就臭也。」按「臭」，凡氣之總名，非專指「芳馥」之「馥」。

从鼻臭，臭亦聲。讀若𦣻牲之𦣻。許救切。《漢書·叙傳》：「不𦣻驕君之餌。」

應劭曰：「𦣻音六畜之畜。」與許讀同。（「𦣻」今多用「畜」者，俗書段借而

然。《說文》：「畜，田畜也。」與「蓄」義略同。）馬牛羊之屬，隴右統偶為

「𦣻牲」，（陸德明曰：「𦣻是𦣻養之名，獸是毛蟲總號。」）「𦣻」讀若「初」。

形容以鼻就臭曰「𦣻𦣻」（多重言之。）音相同也。（隴語讀「芳馥」之「馥」，

音如「樗」。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」《成疏》云：「樗，

栲漆之類，嗅之甚臭，惡木也。世間名字，側皆虛假，相與嗅之，未知的當，故

言曰人謂之樗也。」《釋文》：「樗，勑魚反。」

喘

《荀子·勸學篇》：「端而言。」《楊倞注》云：「端讀為喘。喘，微言也。」

今甘谷、武山一帶，猶謂言說曰「喘」，（如問人而不見答曰「問不喘」。）殆

唐之遺言歟？

噉

《說文·口部》：「噉，高氣多言也。」引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噉言。」《哀左

二十四年傳》曰：「是噉言也。」《杜注》：「噉，過也。」服虔云：「噉，偽不信

言也。」錢大昕、陳樹華均以「噉」與「噉」音近義通，且以為古文從「口」從

「言」之字多相通，《說文·言部》：「譏，訓「譏」，「譏」又訓「誇」，義大

同也。隴右通以發言誇大無實曰「譏」，正應作「噉言」之「噉」。

噉

《說文》：「噉，歐兒。从口，設聲。」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君將噉之。」《左

哀二十五年·注》云：「噉，嘔吐也。」隴南一帶引兒童嘔吐，則作聲曰「哈哈」，

（讀作「哈密」之「哈」。）正應作「噉」。

咀

阮氏元《釋且》云：「咀，字加口為咀。」《春秋左傳·僖二十八年》：

「晉侯夢楚子伏己而噬其腦。」咀，咀與咀同，謂咀噬其腦。故《方言》曰：

「咀，且也。」咀與咀同音，故咀亦有咀義。《孟子·滕文公》：

「蠅蚋姑嘬之。」咀與咀同，即咀也。謂蠅與蚋同咀嘬之

也。《學經室一集》恭接：「咀」為見母一等呼，轉入溪母一等呼，則讀

若「孔」，即隴語所謂「咀骨頭」也。俗多以「哨」為之。

噎 《說文》：「噎，飯塞也。」烏結切。甘谷、武山一帶，謂飯塞喉而不能息曰

「噎」，讀「烏結切」，音如「約」。《衆經音義》二十二引《通俗文》：「塞喉

曰噎。」《王風·黍離篇》：「中心如噎。」《傳》云：「噎，憂不能息也。」

「憂」即「終日號而不噎」之「噎」，氣逆也。「噎」雙聲。

咽 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：「今趙咽說秦以伐齊之利。」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「咽，

進說之意。」今隴南謂進說於人，徵求是否同意，曰「咽口氣」。「咽」，俗以

「探」為之。

哆 《說文》：「哆，張口也。」隴右人謂張口曰「蚩」。如謂「汝蚩口笑為何」，

則是將十七部之「哆」字讀入十六部矣。

噉 《說文》：「噉，小啐也。从口，堯聲。」又云：「啐，小飲也。从口，率聲。

讀若殿。」渭水流域謂小兒吮乳曰「噉」，讀作「噉」之「噉」，蓋漢以後侵

覃合韻也。或謂之「啐」，讀若「縮」，「啐」「縮」雙聲。一餘杭章先生曰：「侵

覃二部字與幽侯對轉，而義相通。《司馬相如傳》：「薪巖」，謂山之尖銳不齊也。

《說文》：齟齬，謂齒之不正也。《纔》：齟，字異，而義不殊。皆可為證。此條音變，當明此理。）

誚 《尚書·金縢》云：「王亦未敢誚公。」《後漢書·蓋勳傳》：「到，乃誚讓

章等，責以背叛之罪。」《管子·立政篇》云：「里尉以譙于游宗。」譙，與誚

同。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譙，卻，讓也。」王念孫曰：「譙為責讓之讓，卻

為讓卻之讓，古者讓，字亦通用。鄭注《曲禮》云：「讓，古讓

字，是也。」今武都俗謂責罵人曰「卻」，正應作「譙」。「譙」之音轉，則為

「訖」為「訢」為「哩」。《玉篇》云：「訖，怒訶也。」又云：「訢，怒訶也。」

《廣韻》云：「哩，呵也。」義亦相通。甘谷一帶謂罵他一頓曰「掘他一頓」，

亦為「訢」之音轉。「訢」从「月」聲，「月，闕也。」「掘」闕，古字通。）

譖 《說文》：「譖，譖擎，羞窮也。」《方言》：「譖，言譖擎也。擎，揚

州會稽之語也。或謂之惹，或謂之譖。」郭曰：「擎，言譖擎也。奴加反。」按

「譖擎」出此。「羞窮」者，謂羞澀辭窮而支離牽引，是曰「譖擎」。今隴右猶

謂語言支離曰「胡拉胡扯」，「扯拉」正應作「譖擎」。

讓。《方言》：「讓，極吃也。」（俗本作「吃」，誤。）《說文》：「吃，言蹇難

也。」（《蹇·彖傳》云：「蹇，難也。」）从口，乞聲。居乙切。《衆經音義》

卷一引《通俗文》云：「言不通利謂之蹇吃。」《列子·力命篇》：「讓恆凌辭。」

《張湛注》云：「讓恆，納澀之狀。」「讓」「讓」「蹇」「蹇」古通用。「極」

「恆」古通用。《史》《漢》多作「吃」。隴右通謂人之言不通利者曰「讓」，

「讓」讀近「吃」，音如「結」。「讓」「吃」聲相近義可通。（「極」「恆」

於言蹇義無涉。）

詆。《國策·秦策》：「楚人有兩妻者，人詆其長者，長者詈之；詆其少者，少者許

之。」《說文》：「詆，相訐誘也。」今隴右通謂男子訐誘婦女曰「詆戲」，「詆」

之音轉則為「吊」。

誓。章先生《古文尚書拾遺》云：「以折為誓，六《誓》所同。恐三體石經古文本

然。」按「誓」音「逝」，而得借用「折」字者，「折」亦有「逝」音，《曲禮》：

「立則磬折垂佩。」《祭法》：「瘞埋於泰折。」《釋文》並云：「折舊音逝。」

是也。隴南謂矢誓曰「賭呪」，「呪」當作「折」。「折」「呪」同在照母，一聲

之轉也。

話 《三國志·諸葛亮傳》注引孫盛曰：「是以古之顧命，必貽話言；詭偽之辭，

非託孤之謂。」「話言」與「詭偽之辭」，對文見義，則知「話言」者，善言也。

隴右人命辭之詭偽者曰「不成話」，是隱以「話」為善言，頗合古訓。

諄 《說文》：「諄，擾也。」隴右人謂以輕挑之言行擾人曰「諄」，音「簪」。

《漢書》曰：「江都輕諄。」《吳都賦》曰：「輕諄之客。」今阜蘭猶有「諄輕」

之語。

咋 《文選·晉紀總論》注引曾子曰：「烏合之衆，初雖相歡，後必相咋。」《前

漢書·東方朔傳》：「譬猶孤豚之咋虎。」師古曰：「咋，嚙也。音仕客反。」

隴右人謂狗相嚙曰「咋仗」，人為狗嚙亦曰「咋」。正音「仕客反」，音「窄」。

齧 《三倉》云：「齧，鳴齒也。」《揚子方言》曰：「齧，怒也。」《說文》云：

「齧，齒相切也。从齒，介聲。」渭水流域形容人怒而切齒，曰「攜歹歹」。形

容人夢中鳴齒，曰「攜登登」。「攜」即「齧」之讀為剛音者也。「攜」「齧」

均為見母字。